宝玉挨打发生在第三十三回，地点是贾政书房，时间是夏季午休后。它的根本原因是他交结贾家敌对势力忠顺亲王的戏子，犯了政治大忌；导火索是贾环在政老爹面前诬告宝玉“强奸（母婢）未遂，（金钏）赌气投井”。贾政闻而暴怒，回书房关门将宝玉一顿毒打。总共打了大约五十板子，贾母赶来已迟，严斥贾政后，命人将奄奄一息的宝玉从书房带回自己屋里。贾政三番落泪，事后也颇悔下手太重，后脚跟进贾母屋里欲看宝玉，又被贾母斥出屋里。

原因：

宝玉挨打的起因有三个：

第一，是宝玉会见官僚贾雨村时无精打采，令贾政不悦。

王夫人午憩时，宝玉蹑足溜来，轻声与锤腿伺候的丫鬟金钏调笑，并亲了她；金钏道：“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有你的只是你的”。谁知王夫人连日烦恨，根本未睡，闻金钏语气轻薄，蓦然起身给金钏一记耳光，吓得宝玉连忙跑出。可是金钏到底结局如何？贾宝玉心系金钏，无心应对贾雨村，故而无精打采。此处又以极细之笔将贾雨村映射在告密者的范围中。因为贾雨村也是那日到过贾政书房之人，他的来访绝非闲笔。

第二，是宝玉与蒋玉菡的交往犯了政治大忌，贾家将有不测之祸。

贾府与忠顺府素无交往，显示两家不属于同一政治集团，本有芥蒂，所以贾政感觉事态严重。蒋玉菡是是忠顺亲王最喜爱的戏子，而忠顺亲王又是皇帝眼前当红的势力，绝对不能得罪。宝玉参加冯紫英的寿宴，席间竟然与忠顺亲王府里跑出的戏子勾搭起来，其祸极大！

第三，贾环搬弄是非，污蔑宝玉逼死了金钏儿。这一下撩拨了贾政本来就愤怒的神经，转而使他决意毒打宝玉。

贾政之所以上纲上线，怒斥宝玉会被“酿到弑君杀父”的地步，并非空穴来风，字字都有深意。

薛蟠之所以躺着也中枪，被茗烟认为是他向政老爹告密琪官（蒋玉菡）之事，实际是曹雪芹故意藏锋，掩盖真相。真正告密的妓女云儿，云者，说也。云儿的真实身份是忠顺王府向义忠亲王老千岁党羽身边安插的线人。连冯紫英这样的核心人物都不觉察，薛蟠岂能知道云儿来历？薛蟠并无告密的动机，他是躺着中枪。

主要内容：

* 一、言语行为所反映的人物性格。
* 贾政：惧怕忠顺府，听信谗言，易于动怒，笞子时下手不知轻重，性格正统顽固。
* 贾宝玉：言谈机敏，不善应酬，矢志不移，性情温润，善体贴少女，思想叛逆。
* 王夫人：善用心机，以退为进。
* 王熙凤：指挥若定，管家风范。
* 二、内心是通过外部的言语举止表现出来的，关键是宝钗善做表面文章，黛玉则是真情流露。学生应特别注意细节描写。
* 三、主要矛盾冲突有：父子思想矛盾、嫡庶党争等。
* 四、回答这个问题，一定要认清贾政与贾宝玉思想冲突的性质。特别是要引导学生认清，贾政要宝玉所读之书，如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等，都是敲门砖，不敷实用，这与今天学生们所学的文化知识是不同的。

对故事的分析：

这是封建卫道者的贾政和封建叛逆者的贾宝玉之间，第一次以剧烈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场面对面的冲突。通过这一段极其生动的艺术描写，曹雪芹像在《红楼梦》其他许多章节中一样，非常真实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丑恶。

“宝玉被打”是这样引起的：先是贾宝玉为了丫鬟金钏儿跳井自杀，正在徘徊懊恨而弄得精神恍惚的时候，恰巧碰到贾政走来，和他“撞了一个满怀”!如此莽撞，已经足够使贾政恼怒了，何况刚刚在这以前，贾政因为宝玉没有和那个封建官僚贾雨村好好应酬，原就大不高兴；再加喝问之下，又见宝玉那样的神经失常，这一来，气就更加惹大了。

冲突的气氛已很浓烈，恰恰又在这时，忠顺亲王府派人来查问名艺人蒋玉菡的下落，暴露了贾宝玉在外结交艺人，这在贾政看来是一种“流荡”行为；偏巧又碰上贾环──这个包藏祸心、在封建家族内部阴谋倾轧的庶生公子，乘机进谗，把金钏儿投井的事加以夸大歪曲，说成是贾宝玉的“强奸不遂”，在贾宝玉的“不肖种种”之上又加上一条“大逆不道”；这就把贾政先是“气得目瞪口呆”，接着又“气得面如金纸”……至此，曹雪芹通过情节的层层推展，把贾政和贾宝玉之间所存在的种种矛盾，一齐集中起来，交织起来。于是，一场早就潜伏着的冲突便像火山一般地爆发了。贾政那一声大叫：“拿宝玉来!”真是声闻纸上，又凶又恶。

贾宝玉在贾政的淫威如此紧逼之下，始终没有求饶，也没有“悔改”的表示，这表现出他不屈服于封建势力；但是，他也没有作出正面的反抗，在贾政的喝禁之下，既不敢轻动一步，连趁隙溜到后面去利用贾母来作抵抗也不敢。这种软弱的表现，在贾宝玉初期反封建的斗争中尤其明显。这样，《红楼梦》就深入地写出了贾宝玉这个人物的复杂性：一方面他是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“逆子”，另一方面又因为他毕竟是在“温柔富贵之乡”长大的，终于免不了出身阶级和时代历史的限制。正像他居住的怡红院回廊上“各色笼子内的仙禽异鸟”一样，太多的束缚固然不断地激发着他自由生活的意志；但狭窄而温饱的生活，却也软化着奋飞的毛羽，使他还不能毅然冲破荣国府这个封建牢笼。

王夫人，这个真正杀害金钏儿的凶手，一见贾政把贾宝玉打得半死，又要把他“用绳勒死”，就抱住宝玉放声大哭起来。表面看来，似乎王夫人对贾宝玉充满了母爱，但是，这种母爱的真实内容又是什么呢？曹雪芹在生动的形象中，通过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，把其中的底细揭示出来。当王夫人抱着“一片皆是血渍”的贾宝玉不禁失声大哭的时候，她首先想起的不是别的，而是已经死去多年的头生子──贾珠，并且叫着贾珠哭道：“若有你活着，便死一百个，我也不管了!”可见王夫人的爱贾宝玉，想从贾政的棍子下把宝玉抢救出来，只不过是因为她现在只有这一个儿子而已。这个儿子，虽然在她看来是一个不孝的“孽障”，但她不能失去这个“孽障”，因为失去这个“孽障”，就几乎等于失去了她的一切，像她这样一位正统夫人所应有的一切。在封建社会里，作为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女人，如果没有儿子，她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，冷淡凄凉的日子就会等待着她。很明显，贾环和赵姨娘把贾宝玉看做眼中钉，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拔掉，正是为了这个利益上的争夺。所以，王夫人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个“孽障”，因而她才对贾政哭道

贾政与宝玉的矛盾的焦点在于价值观念、人生道路的选择、正统与非正统，换句话说，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取向两种文化思潮的斗争。贾政希望宝玉成材，光宗耀祖。宝玉偏偏拒绝成材。贾政要的是道德文章、仕途经济。宝玉要的是情场、是知己、是得乐且乐得过且过，反正最后化灰化烟。宝玉的思想里充满着颓废。而维护正统者是容不得颓废的。嵇康不造反也有罪，因为他颓废。三十三回贾政一见宝玉那副灰溜溜的样子就来了气。颓废永远不是主流，不是正统，对国计民生家业不利，宝玉自知，所以不论何时一见贾政就如老鼠见了猫一样。这不仅是因为贾政是父亲，父为子纲，而且因为贾政是正统而宝玉是异端，是“顽劣”“不肖”“无能”“狂痴”乃至“下流”，在封建社会非正统不仅是观念问题，而且是生理健康与道德状况的可疑。

这样一种世界观冲突，最后演变为暴力冲突，贾政不仅用言语和态度，最后还要用“板子”来批判宝玉，这是必然的。因为二者不可调和。因为宝玉这只老鼠虽然怕猫，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鼠性，拒绝与猫认同。而且宝玉有贾母的护持，有众姐妹众丫头的好感。宝玉被打了个不亦乐乎，一个个女孩子来慰问，连宝钗都为他红了脸、咽住话，宝玉因之竟然“心中大畅”，“既是他们这样，我便一时死了……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，亦无足叹息”，然后，宝玉向黛玉宣告：“就便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”。他的选择，铁定了。

挨打的表面原因是与琪官关系的败露及金钏之事。金钏投井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不祥的警号。前面写秦可卿之死也有所震动，但可卿不是宝玉圈子──阵营中人物，死得扑朔迷离，又早有病，她的死与丧事很重大，但未见很大的冲击波。金钏不同，其死明明白白地与宝玉、与宝玉的亲娘王夫人有关。当然，贾政大怒还是由于贾环的添油加醋“诬告”。曹雪芹写各种人物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，褒贬不形于色的，他的人物是“圆”的而不是扁的。从宝玉起，黛玉宝钗也罢，王熙凤也罢，晴雯袭人也罢，贾政也罢，写得都很立体，不搞那种简单化的善恶白黑处理，这也是《红楼梦》有别于其他中国传统小说的地方，它不对人物进行简单化的道德定性与道德裁决。唯独对于赵姨娘与贾环，笔到之处，充满厌恶。贾环做个谜语也是那等拙劣不通。贾环一有机会就用卑劣手段对乃兄下毒手，把蜡推倒烫伤宝玉之手，够恶劣的了，此次诬告更下作，真是个下流胚子。但这种写法总令人觉得有失公允，贾环这个人物失去了更多的深度和可评论性。这种写法不免使人怀疑曹雪芹心理上有一种刻骨的厌恨，说不定他自己有过这种与庶出兄弟的关系方面的极不愉快的经验。

贾政与宝玉的矛盾的焦点在于价值观念、人生道路的选择、正统与非正统，换句话说，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取向两种文化思潮的斗争。贾政希望宝玉成材，光宗耀祖。宝玉偏偏拒绝成材。贾政要的是道德文章、仕途经济。宝玉要的是情场、是知己、是得乐且乐得过且过，反正最后化灰化烟。宝玉的思想里充满着颓废。而维护正统者是容不得颓废的。嵇康不造反也有罪，因为他颓废。三十三回贾政一见宝玉那副灰溜溜的样子就来了气。颓废永远不是主流，不是正统，对国计民生家业不利，宝玉自知，所以不论何时一见贾政就如老鼠见了猫一样。这不仅是因为贾政是父亲，父为子纲，而且因为贾政是正统而宝玉是异端，是“顽劣”“不肖”“无能”“狂痴”乃至“下流”，在封建社会非正统不仅是观念问题，而且是生理健康与道德状况的可疑。